

六坊、但令自裁曰、信長已知君所在、請自為節、義景始知为其所誑、怒曰、奴輩敢尔、我死必为厲鬼、誅之、乃入賢松寺、作絕命詞、引刀自刺、景信走入之、亦自殺、景道欲狙擊景鏡、犯陣索之、不獲、還自殺于義景屍側、景鏡取義景及二人首、獻之信長、殺二位尼及孺子、歸里佛堂、復景健景鏡邑、後弟景鏡内屏土冠所攻殺、景健、畔信長見誅、義景之敗、折刀袴、其將印牧、弥六左衛門為擒、信長召我降將前波吉繼、問知其名曰、壯士也、諭之

令仕、辭曰、臣世受國恩、縱不能效死、忍偷生事仇乎、吉繼曰、織田公憫子、特賜采邑、子奉命可也、弥六左衛門、瞋目罵曰、叛賊汝非六世臣耶、乃惠恩規利、我豈倣汝非人之行為耶、竟不屈、行刑者將刎、弥六左衛門曰、身为囚虜、固武夫之常、唯死同奴隸、深耻之、願自殺、信長義之、解其縛、授刀、弥六左衛門自屠抉腸拋之地而死、初、義景夫人細川氏卒、繼娶近衛氏、生子、鞍谷嗣知女、為二位尼侍女、称小宰相、義景寵之、生一男二女、男为阿君、近衛

氏寵裏侍婢交相惡、終為呪訛。義景乃廣近衛氏、其明年、小宰相以疾死。義景悲悼、左右進美姬慰其意、莫當意者。齋藤兵部少輔女称步將、頗稱意、作室於諏訪谷、寘之。生子愛王、少將有姿色、能迎意納媚、權傾內外。士民怨叛、既而族人宿將相尋死、竟以至亡。義景臨終、託二女福岡石見、、、為土寇所殺、二女流落、投其乳母子野尾某、尋匿本鄉山寺中、後至加賀、河合某松某奉以至大阪、為本願寺主光慧妻、其一為以丘尼。〔國爭記、總見記、此稿原譯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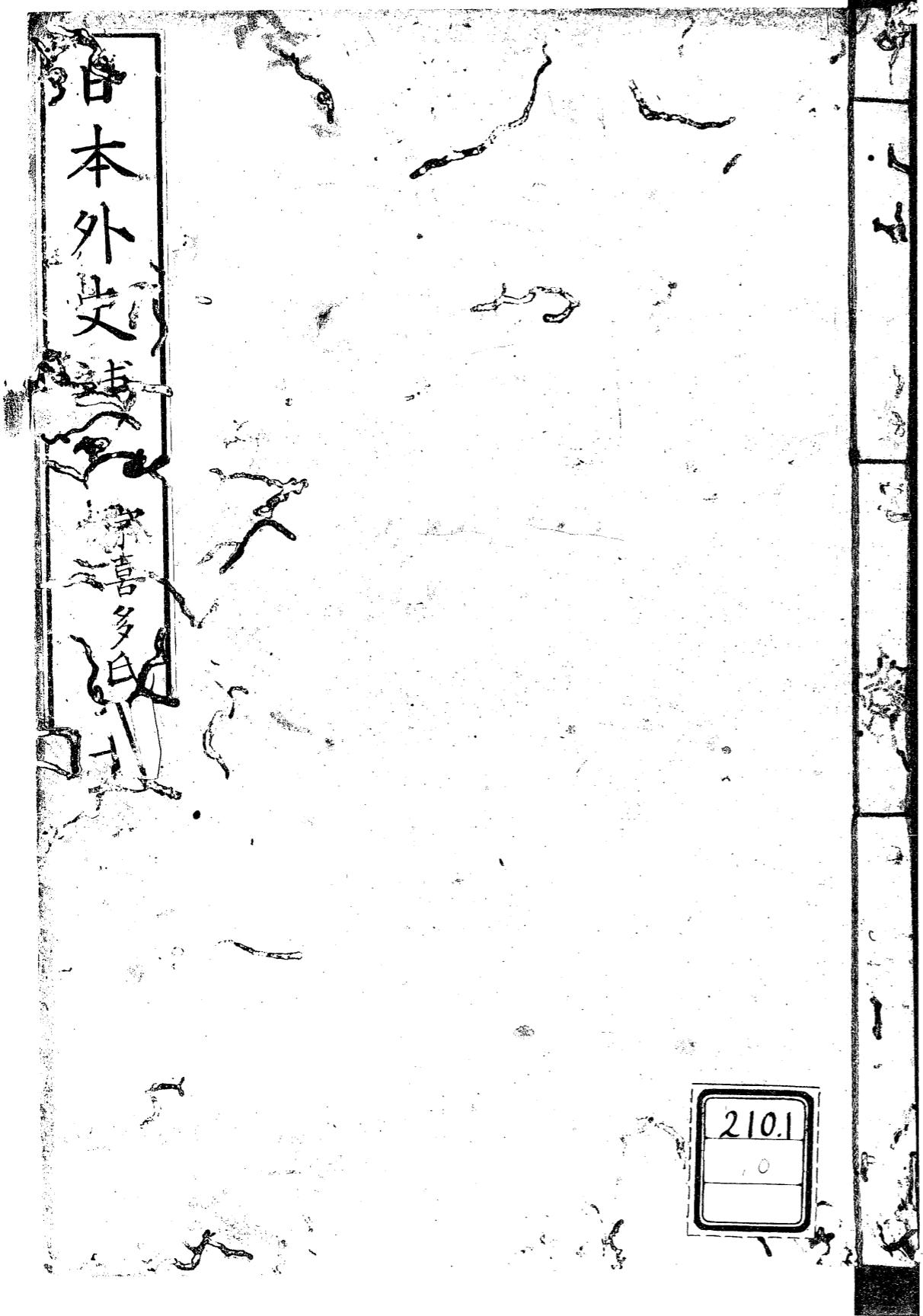
足利官位記、菅原和長記、諸書、卷訂之。

岡田僑曰、朝倉敏景、起於斯波氏將校、秉時之衰亂、代其君為越前守護、而至義景終為織田氏所滅者、雖其庸懦滛昏、而以自取、然亦由敏景惑溺淳屠氏、貽孫謀之不滅也。夫淳屠氏之為禍也、所由未久矣、足利中葉、其最甚者為一向宗、彼有爵位之尊、又有采邑之富、子寺門徒、羅列郡國、動輒構黨煽亂、盤互連結、難得而制。人主一信其教、禍不及其身、則及子孫、雖有遲速不同、未有能免者、

210.3
8.4

也、自敏景信一向僧、加藍塔閣、相望國中、其徒遂
蔓延於加賀能登越中、其禍至貞景而極矣、加賀
富樺氏、能登畠山氏、皆為僧徒所滅、當是時、朝倉
氏危急不可道也、特以貞景莫斷、加以教景輔翼、
幸而得破賊、宜乘其勢、勦殄醜類、痛斷禍根、以戒
後世子孫、奈何不自懲、猶信其教也、義景不鑒祖
先覆轍、反以僧徒為可依賴、末路復為其所窘、可
謂惑之甚矣、僧徒素絕彝倫、廣君臣、唯視勢之強
弱、为之向背、平時尚傲然、不肯為之用、緩急宣尼

恃乎、自古與僧徒共事者、我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朝倉氏立世信淳屠氏、而其報如此、後之为人主
者、其可以少戒矣、



0 1 2 3 4 5 6 7 8 9 10

210.1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

宇喜多氏



宇喜多能家、称和泉守、本姓三宅、備前人、其先出
於百濟王子天日槍、天日槍之裔、居備前邑久郡
和田、曰和田範長、元弘之役、範長与子兒島高德、
勤王、屢有功、延元二年、範長死王事、後高德匿伊
勢、遂徙參河、生三子、長曰高秀、能家、其後裔也、自
高秀至能家、世傳不可得而次、能家事赤松氏臣
浦又則宗、參取藩號譜、備前軍記、按大日本史、凡
島高德傳曰、高德本姓三宅、父曰範長、兄

備後守範長
三郎高德

三石城属偨

砥石城属偨

前載某氏、宇和田、又曰、正平七年、高德
公綱等、後兵援男山、新田、義
記、伏軍記、西大寺所藏古文書、及僧宗成撰能家行
烈祖成頌、同、今從之、則宗寵於足利氏賜食
邑、獲津美作、至則宗子村宗、有威權、補上宇喜永
正中、赤松氏衰、村宗以三石致、大永元年、村宗
弑其主赤松義村、奪其國、能宗佐村宗、以功為
砥石城主、偨前軍記、本書村宗、弑義村、係大永二
年夏赤松記改之、按赤松記明應二
東則政年夏赤松義村立義村者、同族政光久子也、
國政死、子村義村初其老臣浦上則宗專決國事也、
跋扈宗代、亨祿四年村宗援細川高國、与

室津属播磨
天神山属偨

前

豊後号貫阿
亦貫一作觀

七郎兵衛忠
家

細川晴元、三好元長、戰天王寺、敗死、二子政宗宗
景俱守室津、既而兄弟生隙、宗景徙居天神山、能
家与鳴村貴則、輔宗景、國人皆背政宗、歸宗景、前
軍記、按兩家記、以能家年老、子興家为人庸劣、貴
宗景为政宗兄、則子豐後用事、謀除能家、天文三年、豊後置城名、
能家自殺、興家踰城逃、其子八郎甫六歲、乳母懷
之奔福岡、、、、有阿部善定、为宇喜多氏戚族、臣
家、春家、与幾興家沒、其妻有姪为尼、居笠加村、乃託

之以八郎而如天神山事宗景夫人有寵十二年八郎年十九癡聾肖父其母嘗見八郎流涕曰使尔僅得為尋常人則我請之若君有擎鞋奴八郎低聲謂曰兒非實然也祖君為島村氏所害先考不得復讐、吞恨而沒、兒欲繼其志復祖君讐恐為嶋村氏所忌故偽自晦耳母大喜乃乞哀宗景召

八郎備前軍記按常山紀許能宗見殺係享祿四年後興家妻定善婢生三子直家忠家春家天祐不蓋文牧

能家有旧云興宗之奔福岡也布阿部定善以四加立牛車興家妻定善婢生三子直家忠家春家天祐不蓋文牧

死其妻定善婢生三子直家忠家春家天祐不蓋文牧

十五年直家託忠家春家於其妹為尼居本書不蓋文牧

始事宗景與本書不蓋文牧

合是歲故赤松義村子晴政起兵攻浦上氏屬城宗景自將拒之八郎始從軍獲一甲首宗景大奇之明年賜八郎食邑三千貫命名直家宗景城乙子村擇其守諸將以其接敵地妄敢當者直家請注守宗景壯之附步卒三十人直家多養士以祿薄不能遍給自減衣食其臣戶川平助長船又三郎國平等皆躬耕食或夜分出四野劫掠以充內軍實而士卒忘離心四隣不敢來侵十四年砥石城主宇喜多大和有貳心宗景命直家討之直家

發兵圍砥石、不利退、明日大和來攻、乙子城、直家擊卻之、自是連年攻擊、至十八年滅之、宗景使島村豐後守砥石、直家以功徙奈良郡、使弟忠家守乙子城、直家既壯、剛愎有智略、益寵于宗景、、疑島村豐後、中村備中、有異、備中、直家妻父也、為沼城主、直家因媒孽謀除二人、永祿二年春、直家以豐後反書獻宗景、且自訴曰、先臣能家盡忠國家、彼乃橫殺之、臣願上為國家誅反賊、下為祖父復讐、宗景曰、聞汝婦翁亦與謀、汝宣知之乎、對

曰、臣固聞其有謀矣、敢以私親廢大義、請并誅之、宗景許之、直家乃建策曰、臣誅備中即舉燧、君因急馳便命豐後曰、備中謀反命直家討之、汎速赴援、如此則彼必單騎來會、臣一擊斃之、於是直家伪獵沼城下、遂過備中、宴飲留宿、豫伏兵城外、夜鼓譟攻之、斬備中、举燧、宗景乃趣豐後赴援、豐後馳來會、兵屬者僅七騎、直家擊殺豐後、盡斬從兵、遂攻砥石城下之、宗景剖二人邑賞直家、、、徙沼城、使其臣守砥石城、威權無比、其富軼浦上氏、

左近將監元

是時松田元

尔後攻略自守、不復稟命、而浦上氏勢削弱、備前按常山紀談、攻磁石作政鷹取初豐後居舊東天文十八年宇喜多大和見誅後豐後徙磁石則城記、
成景治豐後之遂攻殺備中恐誤後說宗是時松田元
據西備前、攝所元常以龍口城屬元成、直家欲
先取龍口以孤其勢、遣兵攻之不下、乃使近臣岡
剛介詐得罪出奔、仕元常、覲間刺殺元常、直家因
急攻龍口拔之、五年直家招降元成、妻之以女、國
中望风而降、遂畧美作、豪傑後藤元勝、據三
星城、直家修好以元勝為督、田是美作諸城多屬

根津守元勝

直家備前後藤元勝記、按兩家記、本書曰天神山陷當在永祿六年間、今
兵襲天神山、宗景潰圍芝室津、直家自立為國主、
屬尼子氏、直家設計修好以高光成作松田連易、
光子氏殺之、與本書不合、七年宗景憤為直
家所逼、欲討之、請援於安藝毛利氏、直家固之、發
小匿、誘捕天正于七年、按直家謀天神山、多異說、偷前軍、乃記今
寺孝高、可疑、當是時毛利元就滅陶晴賢、破尼
子義久、威振山陽山陰、備中三村家親以成羽城
属元就、使家親畠直家、八年五月、家親入美、

紀伊守家親

作攻三星城、直家遣兵赴救、家親引去、九年春、家親復入美作、屯興善寺、直家使遠藤又次郎、及弟喜三郎粗擊家親、遠藤兄弟夜銃殲家親、敵兵潰走、又次郎阿波人、嘗居成羽、直家召用之、至是乃以

功授姓宇喜多、称河内守、喜三郎称修理、各給食邑、備前軍記、按兩家記、興善寺作佛經寺、本書曰、側枝、銳丸痕今猶存、可證既而家親子元親与岡山城主金光宗高等連和、乞援於毛利氏、將來攻

安國寺惠瓊

直家聞之、六遣使毛利氏、因共所寵僧惠瓊請和、

且約賂以備前之半、毛利氏許之、直家城明禪寺、以備三村氏、備前軍記、是歲毛利氏攻尼子義久降之、吉田物語十年春、三村元親、襲取明善寺、畠兵而去、直家使人說明善寺守兵曰、降有賞、否則屠之、城兵不肯、告急元親、直家即發兵疾攻、拔之、而元親未之知也、使莊元祐、金光宗高等援明禪寺、自將兵徑赴沿城、欲襲其虛、元祐等途遇明禪寺敗兵、大駭、直家使忠家激擊之于三掉山、斬元祐、元親顧望明禪寺烟起、始知城陷、乃轉兵來戰、直家陣高